

聆听 沉淀 生长

——我的“国培”研修手记

□马永青

窗外春意正浓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心却还留在几天前的那个报告厅里。“国培计划(2025)——陕西省市地级骨干教师体系培养试点项目(宝鸡市)第二阶段”的集中研修结束了，郝长青、葛文双、寇拥军、李西营、闫妍几位老师的话语，像一颗颗种子，落在我的心田，正悄悄地生根、发芽。这次学习让我对许多熟悉的课文、惯常的教法，有了颠覆性的反思。

回归课堂：
从“教教材”到“用教材教”

郝长青教授关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阐述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思维。他说，跨学科不是把音乐、美术、科学的知识简单地“搬”进语文课堂，而是要基于真实的情境和问题，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中，自己建构起完整、鲜活的知识图景。

这番话让我心头一震，不禁反思自己上学期执教的《草原》。老舍先生的文字美得像一幅油画，可我那时是怎么教的呢？我执着于带学生找比喻句、拟人句，分析“渲染”和“勾勒”的区别，梳理融情于景的写作手法。一节课下来，学生笔记记了满满一页，可当我满怀期待地问一个孩子：“读了这篇课文，草原给你留下什么印象？”她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老师，草原很美。”我继续问她：“美在哪

里？”她说：“羊群像白云。”那一刻，我有些愕然，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愧疚。如今我才方醒悟：我将一篇意境开阔、情感丰沛的经典散文，硬生生教成了堆砌修辞的范本。学生记住了“比喻”，却错过了草原的人，错过了文字背后那份让心灵都想奔跑起来的辽阔与自由。原本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文学之窗，终被细碎的知识点，定格成了墙上的画框。

郝老师的话让我明白，教材不应是终点，而更像是一扇等待被推开的窗。培训后我在想，如果再教《草原》，我会在和学生领略文字之美后，问学生：“如果你是一位摄影师，跟随老舍先生的文字走进草原，你最想拍下哪个瞬间？你会给你的作品起什么名字？”或者，联系音乐和美术，让孩子们听听马头琴曲《万马奔腾》，再看看画家笔下的草原，然后问学生：“同样的草原，在作家、音乐家、画家的眼里和心里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？”我反思语文的“工具性”与“人文性”在我过去的课堂上常常是割裂的，我过于追求前者“可测量”的部分，而忽略了后者“可感可悟”的浸润。

郝教授提出的“立足课标、关注生活、贴合学情”的理念，其核心不就是把课堂的中心，从“教师的讲授”真正还给“学生的成长”吗？想

通了这一点，我才算摸到语文教学的门。

拥抱变革：
让技术赋能教学，更要守住教育初心

葛文双教授系统梳理了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教学，各种高效工具令人眼花缭乱，但葛教授紧接着的一句话，犹如一记警钟，在我耳边敲响：“技术是服务教学的工具，不是教学的目的。”

培训让我看到了技术作为“得力助手”的一面，也促使我反思如何正确使用它。上学期，我教《狼牙山五壮士》，文中涉及不少英雄群体的描写和战斗场面的叙述。为了快速了解学生对人物形象和事件脉络的整体把握情况，我尝试用一个简单的在线问卷工具，设计了几道选择题。课上实时发布，几分钟后，全班的数据反馈就清晰地呈现在屏幕上：大部分同学对五壮士的牺牲精神理解深刻，但对敌我双方战术对比这一细节普遍模糊。于是，我立刻调整了接下来的教学重点。现在想来，这正是技术赋能的高光时刻：它成了我延伸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，让我能更精准地听见学生的困惑，看见教学的盲点，从而把宝贵的课堂时间用在解决真

问题、进行深度的思想碰撞上。

我更深刻的反思在于，无论技术如何先进，语文课堂最动人、最不可替代的，永远是人与人之间，通过文字建立的精神联结。是我在范读《竹节人》时，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兴奋光芒；是围绕《好的故事》中那些“美丽、幽雅、有趣”的意象进行辩论时，迸发的思想火花。这些关于语言、思维、审美的微妙体验，是任何技术都无法给予的。

培训结束了，但学习与反思永远在路上。回到熟悉的校园，铃声依旧，书声依旧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然改变。我的目光，将更多地投向教材之外更广阔的天地；我的课堂，将在技术的辅助下，更坚定地守护人文的温度；我的成长，将与每一次用心的反思紧密相连。

教育的旅程，是渡人，亦是自渡。感谢这次“国培”，它给予我的，不仅是理念的更新，更是一张镜子，让我照见自己的不足，和一份“静下心来反思、扎下根去实践”的勇气。我愿继续做一名语文田园里的耕作者，以反思为犁，深耕脚下的土地。在文字的世界里，与孩子们一起，多读、多思、多感受，共同聆听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。前路漫漫，唯愿步履不停，心向阳光。



恩师「老学究」王延学

□韦海英

1991年10月一个周末的黄昏，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第七中学校门外的小树林里，我独自一人朗读着《唐宋词一百首》。我的普通话生硬别扭，恰似身上那身不合时宜的黄色军便服，窘迫让我只能将心声读给纷纷飘落的树叶、泛黄的蒿草，以及匆匆掠过的飞鸟。当读到辛弃疾的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”时，一股悲感之情不由从心底翻涌而出。我告别了封闭贫穷的小山村，远离了生我养我的父母，孤身来到这座陌生的小镇求学。放学后，尤其是周末，看着衣着光鲜的同学们像归巢的小鸟般陆续回家，羡慕、孤独与思念便如萧瑟秋风，一遍遍吹得我心绪难平。我常常暗自思忖：何时才能回到家中，陪父母说说话呢？

不知不觉来到林边，才发现小路上站着我的语文老师王延学。王老师说着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，讲课很有条理，教学功底深厚，大家都叫他“老学究”。

我讪讪地向王老师问好。王老师看了看我手中的书，赞许地说：“是本好书。”他向学校走去，又回过头来，问我：“你们班是不是有个叫韦海英的女生？”我红着脸说：“我就是韦海英。”王老师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小伙子，却有着一个很秀气的名字。背完书你到学校家属院来找我。”我的脸更红了，心里却很暖和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王老师家。他给我让座倒水，然后谈起了我的作文。那是我来到榆中县第七中学写的第一篇作文，标题是《父亲的皱纹》。王老师称赞我文笔好，还给了我四页稿纸，让我把文章誊抄一遍，说是要推荐发表。晚上，在安静的教室里，独自抄写作文时，我忽然觉得离家乡、离父母不再遥远。

第二天我去送抄好的作文，王老师和王闲谈了好一会儿，还问我读过哪些书。我很惭愧地告诉王老师，我有机会读到的书相当有限，所以我能读到什么书，就读什么书，昨天读的那本还是我外公送给我的。王老师说以后想要看书，可以找他借。两个月后，《中学语数外》杂志刊登了我的文章，还寄来了二十元稿酬。从此我灰暗的世界有了色彩。

和王老师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，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。我很佩服他的教学能力。有人说，王老师上课就像调度列车，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确计算和打磨，大至文本的结构与艺术手法，中至语法的系统梳理，小至字词的意义与用法，他都能给我们讲出一片全新的天地。我认为，他更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，将最美的风景、最贴心的关怀呈现在我们眼前甚至心灵深处。

王老师中毕业后，进入榆中县第七中学任教。他深感知识匮乏，先后进修了大学专科和本科。和大部分人混

文凭的想法不同，他对函授教材的学习认真得让人自愧不如。我翻看王老师的古代汉语教材，他不仅做了详细的批注，还在标题处写着“已成诵”“注释存疑”等字样。

我最佩服的是王老师的教研能力。那时他每年有数十篇论文在报刊上发表，内容大多是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，既有对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总结与反思，也有对课本中的某一知识点的针对性练习，甚至是对某个注释的考证与阐释。

在王老师的影响下，高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师范专业，后来如愿以偿成为一名语文教师。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去看王老师。那时他在榆中县第一中学任教。他给我许多教育教学杂志，嘱咐我要仔细阅读钻研。他希望我快速成长起来，成为一名学者型教师。

一次，一位高中同学给我看百度百科中王老师的简介，由此我得知王老师是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省级骨干教师、甘肃省特级教师、甘肃省教育厅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审查组核心成员、甘肃省教科院特聘教研员。他用自己的成就，完美地诠释了张衡的名言——“人生在勤，不索何获”。

前几天翻看王老师的朋友圈，一篇名叫《发一篇旧文，纪念我在职的最后一个教师节》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为他点赞之后，我有些落寞，因为一位名副其实的“老学究”将离开讲坛。我给他打电话，说起退休时，王老师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怕是难得清闲一会儿。”我想，以王老师的自律与勤勉，离开讲台，并不意味着“老学究”生涯的结束，而是新征程的开始。

推开图书室的门，就是教育的星辰大海

□韦小莲

作为小学语文教师，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专业写作，总怀着一种向往又怯懦的心情。我和论文、案例、随笔，这些与晋职称紧密相关的事，仿佛总隔着一层玻璃，能看见轮廓，却触不到真实的温度。直到我加入了郭辉雄名师工作室，跟随一位以教育写作闻名的正高级导师学习，而改变我认知的，竟是一间平常的学校图书室。

导师的第一项安排，就颠覆了我的想象。他很多时候将办公地点“搬”进了图书室。起初我们不解，直到他引导我们围坐在期刊架前，指尖轻划过《人民教育》《小学语文教师》《班主任》等一排排刊物，说出第一层深意：“这里，不是藏书阁，是教育的‘情报站’与‘对话场’。了解了它们，就了解了教育的心跳与脉搏。”

于是，我们开始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：不是泛泛读书，而是化身“编辑”，研究起各家报刊的栏目设置、行文风格乃至选题偏好。我们小组被要求分析《小学语文教

学》近半年的目录，发现关于“学习任务群”实践与“整本书阅读”指导的文章高频出现；对比《班主任之友》的几篇教育叙事，我们品出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，往往始于一个微小的冲突，终于一种富于智慧的反思。我第一次明白，投稿不是盲目的才情挥洒，而是一场有备而来的专业对话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课堂上那个处理得不够圆满的“小组合作争执”，写成一篇探讨“低年级合作规则可视化”的短文；把与一位焦虑家长沟通后共同找到办法的过程，凝练成“家校沟通中的‘共情点’设计”。写作，第一次从云端落到了我每日耕耘的泥土里。

然而，泥土中的发现，如何变成脉络清晰、见解独到的文章？导师的第二步指引，让我们直面了更普遍的困境：有料，却“倒不出”。也就是在这时，他坦然地与我们谈起如何借助AI。他强调，这绝非寻找捷径代替思考，而是善用“思维的外接硬盘”。

他现场演示：如何将一个零散的课堂观察片段，先用自己的话描述给AI，生成一个初步结构；再如何带着批判性眼光，去调整、推翻、深化AI给出的内容，注入只有亲历者才有的情感细节与专业判断。他甚至让我们尝试用不同AI处理同一素材，对比其逻辑与文风的差异，选择最契合表达初衷的“助手”。这让我们豁然开朗：AI是绝佳的“初稿撰写者”与“思维碰撞器”，它极大地减轻了我们从无到有搭建框架的负担，但文章的灵魂——那独特的实践智慧、真挚的教育情怀、深刻的批判反思——必须只能来自教师自己。技术让我们跑得更快，但方向与意义，始终在我们心中。

图书室里墨香与书香交织，沙沙的笔记声与偶尔低语的讨论，构成了一曲奇特的交响。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浸润中，最奇妙的转变悄然发生。我们不仅学会了写法，更被导师耳濡目染了一种“活法”。那天傍晚，我看见他捧着最新一期的教

育杂志，读到某篇关于乡村儿童阅读的文章时，眼眶微红，随后立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灵感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他之所以引领我们来到这里，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文章。他想让我们看见教育写作的本质，是专业成长的内在需求，是对教育现象的持续好奇与深情回应。当写作成为和呼吸一样自然的事，成长便水到渠成。

如今，我也时常步入图书室。推开那扇门，眼前不仅是整齐的书架，更是一片无垠的星辰大海。每一本专著，是深邃的理论星座；每一份报刊，是闪烁的实践星光。而我，与无数同行者一起，正学习如何捕捉自己教学星河里的微光，将其淬炼成文，加入这场跨越时空的璀璨对话。这扇门里，藏着的不仅是发表文章的秘籍，更是一位师者所能馈赠的最宝贵礼物：一种在喧嚣中沉静下来，在平凡中深刻洞察、在职业生涯里永葆思想活力的可能性。这条路，我才刚刚启程，但心中已满是光亮。

育人故事

心育无声 童心向阳

□杜晓婧

我们班有个孩子叫小薇，她是一名留守儿童，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她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。在班里，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，不举手、不发言、不跟同学交往。作业写得工整，却永远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拘谨。

起初，我以为她性格内向。直到一次班会课，一件小事让我看见了那紧闭的心门。那天，我们开展“说说我的家人”主题分享会，很多孩子兴高采烈地讲着爸爸妈妈的陪伴，轮到小薇时，她低着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轻声鼓励她，可她忽然眼圈一红，眼泪“啪嗒啪嗒”掉在课本上，紧接着，她猛地趴在桌子上，肩膀不住地颤抖，教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我没有立刻追问，也没有当众安慰，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，让学生们继续分享。课后，我把她带到了心理辅导室。

关上们的那一刻，这个平时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孩子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。她哽咽着说：“老师，我想爸爸妈妈，他们好久没回来了……我不想说，我怕别人笑我。”

那一刻，心酸涌上我的心头。作为心理教师，我懂得留守儿童内心深处的孤独、敏感与不安；作为班主任，我更清楚，一句不经意的话、一个被忽略的眼神，都可能在他们心里留下长久的印记。我没有讲大道理，只是递给她一张纸巾，静静地陪着她。等

她情绪慢慢平复，我才轻声说：“想爸爸妈妈不是丢人的事，这说明你心里有爱，你不说，不是你不想说，是你怕别人不理解，对不对？”小薇用力点了点头。

那一天，我们聊了很久。小薇告诉我，她夜里常常一个人偷偷哭，看到别的同学有家长接送，十分羡慕，而她考试考好了没人夸，难过了也没人说。她把所有情绪都压在心里，久而久之，变得沉默、自卑、不敢与人靠近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格外留意这个孩子。我知道对留守儿童而言，最有效的“治疗”，不是量表，不是问卷，而是陪伴、看见和包容。我没有把她当成“问题学生”，而是用最朴素的方式，一点点靠近她。我还利用心理活动课，带着全班学生做情绪分享、同伴互助、善意鼓励。我告诉孩子们：每个人家里情况不一样，但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。慢慢地，小薇变了，她开始愿意抬头看我，愿意跟同学一起玩了。

这学期，学校开展“慈善+心理”双育融合主题活动，我鼓励小薇参加。她从一开始的退缩、犹豫，到后来主动帮助同学整理书籍、安慰情绪低落的同伴，用小小的善意温暖着身边的人。当她在“善心之星”评选中被同学提名时，我清晰地看到她眼里闪烁着自信的光芒。

藏在纸屑里的教育密码

□王爱芹

作为小学班主任，我曾深陷一个无奈的困境：刚打扫干净的教室，转眼就会冒出零星纸屑，卷边的、沾着铅笔屑的、被踢来踢去的，无论怎样督促值日、专项打扫，它们就像被施了魔法般如期出现，令人头疼却无计可施。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我不愿轻易批评，这次，我决心放下急躁，探寻这些纸屑背后的秘密，打破这个恼人的怪圈。

课间操结束后，我悄悄绕到教室后窗“侦查”。我看见轩轩削完铅笔，随手将铅笔屑和纸揉成团塞进桌洞；数学课上，孩子们撕纸的“刺啦”声此起彼伏，他们要么专注于演算，要么忙着订正，撕坏的纸要么丢进桌洞，要么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没人在意，也没人捡起。

一节课下来，我隔着窗户看得清清楚楚：光是演算，就出现了十几片碎纸，而孩子们完全没把它们放在眼里。

放学后，我让值日生像往常一样打扫，把地上的纸屑、纸

团都扫进垃圾桶。随后我将垃圾桶抱回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的纸团、抚平碎纸。同事们不解，我却在这些“垃圾”里找到了答案：纸屑分为三类——最多的是“无心之失”，撕坏的默写纸、涂错的画纸，被随手丢弃，并未意识到会弄脏教室；其次是“贪玩之作”，画废的涂鸭、玩腻的折纸，被随手丢弃；还有“粗心遗留”，没写完的生字纸、包装袋，随手放在桌角，不小心碰掉在地上便被遗忘。

看着这些纸屑，我没有生气，心里反而有了底：孩子们并非故意捣乱，只是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也不懂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垃圾。

次日，我召开了《藏在纸屑里的小秘密》主题班会，将“侦查”到的情况、拆开纸团的发现与学生们一一分享，还把那些画着涂鸭和写着生字的纸屑展示给他们看。孩子们看后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有的小声嘀咕：“我不是故意的”。

趁着这份触动，我教孩子们正确处理纸屑的方法：撕纸时放慢速度、力求整齐，将撕坏的纸放进桌角的小垃圾袋；将无用的涂鸭、纸条主动扔进垃圾桶；看到地面有纸屑，无论是谁扔的，都主动捡起。我还设立了“卫生小标兵”，给予主动维护卫生的孩子奖励。

变化悄然发生：孩子们撕纸时变得小心翼翼，桌角的小垃圾袋里装着碎纸，地面的纸屑日渐减少，甚至能连续多日保持洁净，偶尔掉落的纸屑也会被孩子们主动捡起。原来，班级卫生的“老大难”，破解的关键不是批评与重复打扫，而是读懂孩子的天真与粗心，用耐心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。

那些小小的纸屑，藏着孩子们的成长印记，也藏着教育的温度与智慧，唯有找对方法、耐心引导，才能帮助他们养成自觉维护卫生的好习惯，在细节中收获成长。